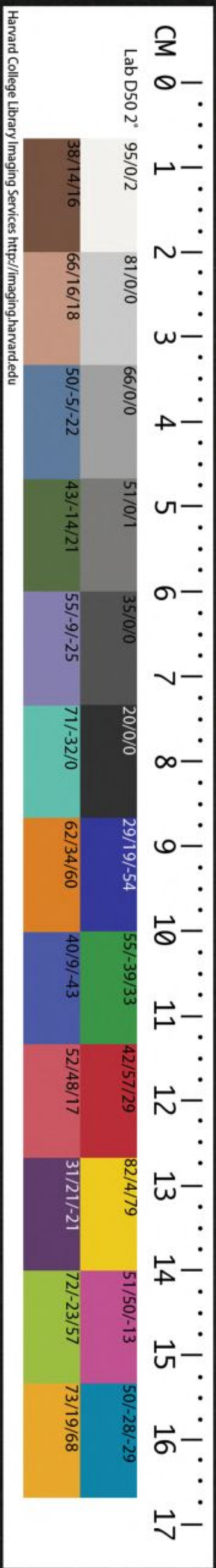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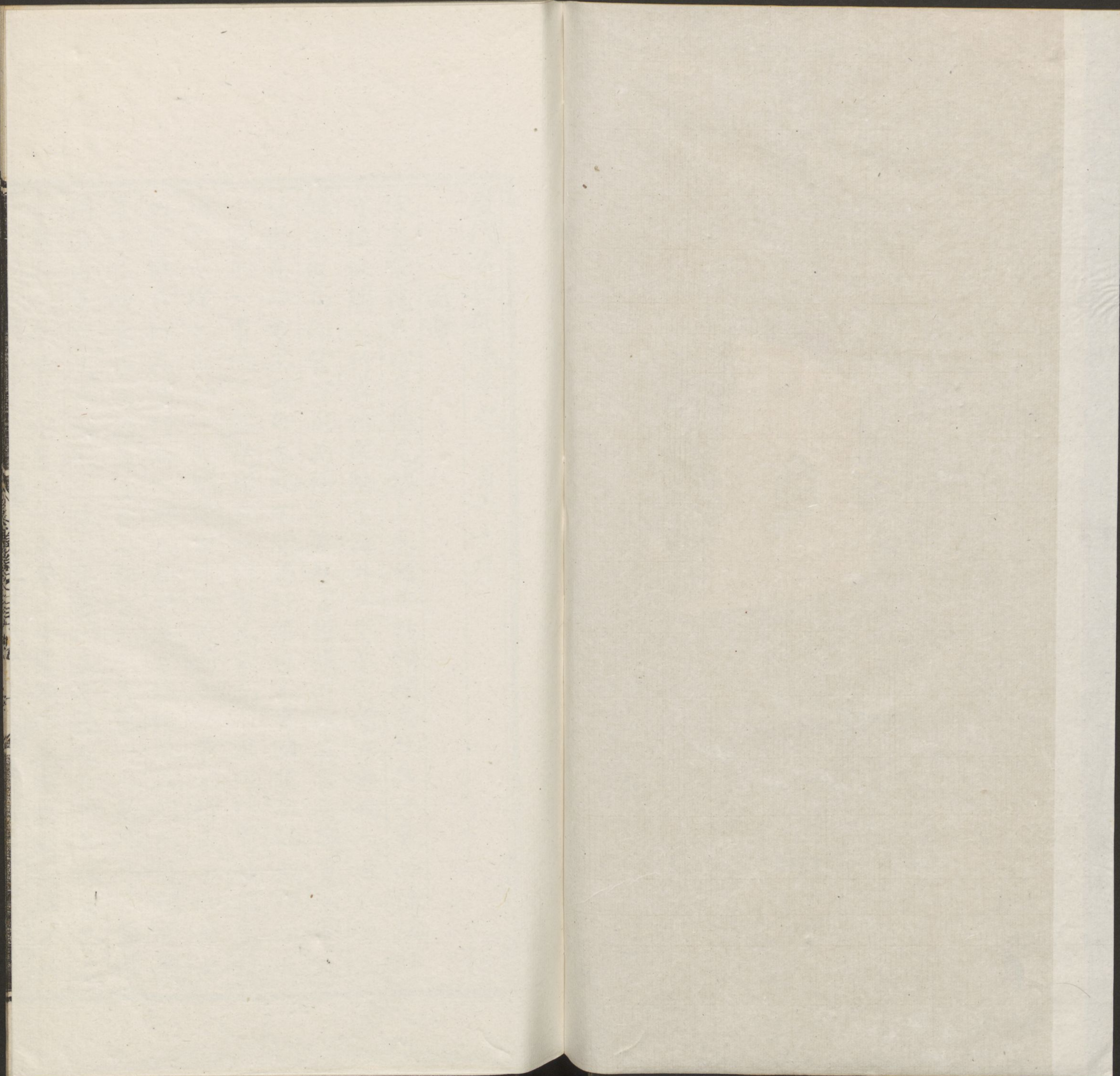


CHINESE - JAPANESE LIBRARY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
AT HARVARD UNIVERSITY
JAN 20 1940

155

4664/4244A



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九

選舉

宋高宗建炎四年趙元鎮上奏曰臣訪聞湖南北及江東西諸路帥
守往往闕人行在侍從除禁諫外止有幕官禮汪濂兩人近汪濂在
候不出而郎官可司局務多差外官權攝昨雖有旨召謝克家等又
皆聚在四方不能即至亦不聞再行催導不唯國體卑弱無以示天
下緩急大事何所諮詢那家以得賢為甚而人主以任賢使能為職
固不其緩也今帥守有闕欲求外除授則多以事不行或不知居止
所在欲自行在道行而又闕人如此遠方推轉之民何所赴愬要哉
漢江之初首領明詔許在右司郎官亡之各薦二人其間一才無擇
用者固多有之臣恐欲乞依去年體例詔舉及古制則官已上
各薦二人今所任則差人終奉陛下日莫進行在官察則新簡才任

附錄大觀政事
附錄政事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九

選舉

宋高宗建炎四年趙元鎮上奏曰。臣訪聞湖南北及江東西諸路帥守往往闕人。行在侍從除臺諫外。止有綦密禮汪藻兩人。近汪藻在假不出。而郎官可司局務多差。外官權攝。昨雖有旨召謝克家等。又皆散在四方。不能即至。亦不聞再行催促。不唯國體卑弱。無以示天下。緩急入事。何所諮訪。邦家以得賢為基。而人主以任賢使能為職。固不可緩也。今帥守有闕。欲自外除授。則多以事不行。或不知居止所在。欲自行在遣行。而又闕人。如此遠方憔悴之民。何所赴愬。去歲渡江之初。首領明詔。許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薦二人。其間以才能擢用者固多有之。臣愚欲乞依去年體例。詔臺諫及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薦二人。令所在州差人給券限三日。發赴行在。審察賜對。隨才任

哈佛大學哈佛藥宗
圖書館珍藏印

使仍令執政大臣同共採擇。在外侍從雖在謫籍別無大過。而政事才學實可用者。廣行召擢。庶幾間有來者。以備獻納論思之職。元鎮又上奏曰。臣竊惟士之失職。責在朝廷。比緣國步艱難。例不得調。有勢援者。堂中擇闕。而寒遠坐受困弊。陛下灼見其事。已令措置。盡還部闕。士大夫方有赴調之期。無不忻快。然臣聞參選之人。多被沮抑。既無案籍。稽考則法令隨事變更。更得因緣為姦。而以書鋪為假手之地。故一人參選。謂之鋪例者。不下數十千。至如召保官之類。費尤不貲。參選已如此。况注擬邪。臣以謂宜令吏部裁定保官之數。如行在職事官一員。用本司印狀許保。盡參選注擬諸事。仍飭吏部長貳戒勵書鋪。毋得妄生沮抑。過為僥求。倘致士人詞訟。即送所司究治。如此。則參選之士。稍無留難。以稱陛下優卹寒遠之意。其他常行禁飭條法。更宜明加申戒。榜示施行。

紹興二十二年。右諫議大夫林大鼎言。國初常參官皆得舉人。不限內外。亦無負數。南渡之初。息或非泛。人得僥倖。有從軍而改秩者。有捕盜而改秩者。有以登對而改秩者。今朝廷無事。謹惜名器。惟薦舉一路。貪躁者速化。廉靜者陸沉。今欲取考第負數。增減以使之。增一任者減一員。十考者用四。十二考者用三。十五考者用二。如減舉法。須實應縣令。不得仍請嶽祠。其或負犯殿選。自如常坐。士有應此格者。行無玷缺。年亦嗟訖。無非孤寒練習安義分之士。望付有司條上。以弭奔競。

二十九年。聞人滋奏請。凡在官應任。及十考以上。無公私罪。雖舉削不及格。許降等升改。或疑其太濫。則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之數。立為限。限舉狀年勞參酌並用。於是下其議。中書舍人洪遵。給事中王晞亮等上議曰。本朝立薦舉之法。必使應任六考。所以遲其歲月。而

責其赴功。必使之舉官五員。所以多其保任。而必其可用。今如議臣所請。則有力者惟圖見次。無材者苟冀終更。出官十餘年。可以坐待京秩。此不可一也。今欲減改官分數。以待無舉削者。則當被舉之人。必有失職淹滯之嘆。此不可二也。京官易得。馴至郎位。任子之恩。愈不可減。非所以救入流之弊。此不可三也。夫祖宗之法。非有大害。未易輕議。今一旦取二百年成法而易之。此不可四也。臣以為如故便。三十一年。禮部侍郎金安節奏言。熙寧元豐以來。經義詩賦廢興。離合隨時更革。初無定制。近合科以來。通經者苦賦體雕刻。習賦者病經旨淵微。心有弗精。智難兼濟。又其甚者。論既併場。策問太寡。議論器識無以盡人。士守傳注。史學盡廢。此後進往往得志。而老生宿儒多困也。請復立兩科。永為成憲。從之。

紹興間。張浚上議曰。設官分職。本以為民。故聖人視勤勞之大小。命品秩之高下。非有功於民不在選也。監司守令。於民最親者也。今皆號為冗官。及瓜而去。則乞憐於人。莫有顧者。彼文詞巧麗。親舊推薦。期歲之間。可致清要。茲豈不倒置已甚乎。嗚呼。求天下之士於言語文采之間。臣知其無以得真賢矣。况夫推薦者之不公耶。後世坐廟堂。秉樞要。而於安危之機。治亂之理。百姓之情。財用之源。甲兵之事。瞠然不曉者。無他用之無其道也。繼自今以往。可不知所戒哉。

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上言曰。臣伏觀二月九日手詔。以太陽有異。氛氣四合。令中外侍從之臣。遵前後詔書。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。將諷以過失。次第施行。用承天意。有以見陛下克謹天戒。思聞讜言。銷弭變故。以助中興之運。甚盛德也。臣竊考西漢舉賢良文學之士。詳延于庭。如董仲舒。公孫弘。晁錯之徒。不過對策一篇。指明時政得失。至本朝設賢良方正。能直言極諫科。始有進卷。及試六論。乃

對廷策其六論題。雜出於經子史注疏之間。所以求卓識洽聞之士。號為制科。其得人如富弼張方平夏竦皆致宰輔。其次如錢易錢明逸孔文仲武仲蘇軾蘇轍兄弟之流。皆為名士。論議有補於國家。然制科之舉。貫穿古今。汪洋浩渺。非強記博識。積以歲時。未易能究其業。所以朝廷近年復置此科。未有應令者。無足怪也。今者陛下以天變之故。詔中外侍從之臣。遵前後詔書。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。臣深慮有司拘以進卷六論。制舉者難於得人。無以仰副陛下咨訪闕失。寅畏天戒之意。臣愚欲望聖慈。特降睿旨。將今來所舉直言極諫之士。與免進卷六論。祇令對策于廷。仍於制策內許其展盡無隱。庶幾忠言嘉謨。得以上聞。其進卷六論。自以待應科目之士。天下不勝幸甚。

翰林學士周麟之上奏曰。臣聞文章經國之大業。體尚不一。後古而

然。故論世者。以是識風俗之盛衰。觀人者。以此別材智之遠近。猶所謂見禮聞樂而知德政。不可不察也。西漢二百年。名儒鴻生。鋒起間作。雍容揄揚。著錄于後。則炳然與三代同風。唐有天下。文亦三變。至於美才輩出。嚆嚅道真。反剗偽薰。醲涵浸。然後天下化之。粹然一出於正。何其盛哉。我國家恢復儒古文。列聖一揆。取士之制。不過曰經義詩賦。然或偏廢而獨舉。或兩存而並行。或兼用而通試。三者所向雖異。及夫得人。則奏賦擅場者。無不精其能。談經捭理者。靡不藝於奧。累朝名臣。悉繇此出。致治之美。固已遠邁前世。仰惟皇帝陛下。躬天縱之資。恢復古道。優入聖域。猶且博覽經史。左右藝文。孜孜不倦。至其躬御翰墨。發為宸章。雲漢昭回。光被萬物。古帝王莫能及。裁詩樂以侑禋祀。則十三篇。極風雅之妙。記損齋以明鑒戒。則數百言。皆道德之辭。若此之類。殆不可殫舉。士生斯時。親得聖王為之師。此

千載一逢也。臣伏見昨降明詔。用經義兼詩賦。合二者之長。以作成多士。永為定制。可謂善矣。今肄業之士。服勤有年。秋試不遠。臣愚欲望聖慈。申飭儒官。獎勸士類。戒志尚之不一。革文體之未純。毋好高以異論相矜。毋因陋以陳言自蔽。毋泥迂僻之習。而失其正。毋縱浮靡之說。而溺於夸。坯冶一陶。聖風雲靡。將見四方俊茂。試于有司者。無不丕應。後志咸知。以體要為宗。文弊既除。而文格益勝。用之以黼黻一代。羽翼六經。實斯文之幸也。

高宗時。李光乞薦舉武臣狀曰。臣伏準紹興五年三月六日。勅中書門下省。依臣僚奏請。銓量郡守監司。遴選縣令。及檢會紹興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手詔。令內外侍從官以上。監司帥臣。各舉所知。限半月具奏。有以見陛下虛心求助之意。可謂切矣。然臣頃任行朝職事官。已嘗應詔。今陛下所求益廣。中外薦者紛紛。而文學之士。戎冠博帶。

布列中外者。固已足用。初無乏材之患。昔叔孫通之歸漢。從弟子百餘人。乃專言諸壯士進之。或以為言。通曰。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。諸生寧能關乎。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。若通知時務矣。今夷偽憑陵。中原版蕩。陛下馭雄材虎將。以制天下之時。臣之所薦。不敢復言文士。臣累任守。臣竊見諸路武士。多流落失所。其間人材少壯。弓馬嫻捷。武藝絕倫者甚眾。朝廷既未嘗錄。往往散在諸軍。無以自拔。或委盜賊。不能自新。其可惜也。臣愚不敢指名論薦。欲望聖慈。特降睿旨。令諸路州軍。廣行招收。其間雖無武藝。而通曉兵機。能料敵制勝。或造作攻守之具。各為一科。令監司帥守。按試保明。發赴樞密院。量才擢用。庶幾韓彭之徒。或為時而出。不勝幸甚。

監察御史劉行簡上劄子曰。臣竊惟陛下側身脩行。克自抑畏。布德行惠。賴及四方。自即位至今。星紀一周。天始悔禍。夷虜革心。歸我輿

圖。休兵息民。既有成約。中興之功。未有高焉者也。然而智者於此。竊有懼焉。何也。懼朝廷有一朝之喜。而忘憂畏也。而况經理之初。事亦多種。未易槩舉。若軍儲民食之有無。河防邊境之備禦。既不可預計。而逆度亦未可恣舉而並行。是必知其所謂。而後圖之。傳曰。廊廟之材。非一木之枝。帝王之功。非一士之略。則儲蓄人才。以備任用。豈得不為先乎。矧陛下已降赦令。加惠新復郡縣之民。將有以大慰其心。蠲稅租。寬戎役。固理之所不免。然則經費所出。實在牧民御衆之官。顧安得不擇。使智使愚。使功使過。在茲時矣。臣愚欲望聖慈。特降明詔。令內外侍從。監司守臣。各舉所知才。堪任劇忠。不辭難者。不限員數。咸以名聞。命有司籍記之。以次除用。其有以瑕類坐廢。與異時僥幸冒進之徒。苟有才能。亦在所舉。觀其後效。如有顯勞。隨事旌擢。若不改悔。復為姦利。則終身廢之。庶幾人人知勸。以赴事功。有以助成

經理之政。

行簡。又上奏曰。臣竊惟在外之官。賦政煩劇。深察民隱。莫急於縣令。總按群吏。風動列城。莫要於監司。二者不可不擇明矣。臣謂朝廷有選擇之名。無選擇之實。何也。陛下聖德寬隆。憂民深切。頃降詔旨。令內外侍從。官多舉材。堪縣令者二人。謂縣令不可不擇也。然臣嘗得其所舉之日。而詢求之。十不得一二。又除用監司。率以他才有殊。不曉政事者。如此。尚可恃以為治乎。臣故曰。有選擇之名。無選擇之實也。臣愚欲望出自聖斷。令諸路監司。列郡守臣。各舉所知。曾任縣令。民所便安。有顯効者一二人。條具以聞。無其人則闕之。遇監司有關首。擇所舉之人。拔而用之。以示褒寵。且諺者。坐以欺君罔上之罰。天下豈有能為縣令。而不能為監司者乎。審如此。可謂兩得之矣。陛下垂意人材。自小官識擢任用者多矣。獨未聞拔一循吏而驟用之。此

疏遠之臣所以不加勸也。黃霸以治郡有稱，入為三公。今以良縣令為監司，不亦可乎？伏惟聖慈特賜詳酌施行。

行簡又奏曰：臣竊謂州縣之官莫難於縣令，而治獄次之。此兩者蓋不可不擇。而朝廷求所以選擇之名而未得者有年于茲矣。銓曾注擬按格而授，初無予奪之法。又員額至多，雖欲選擇有所不能。恭惟陛下自即位以來，為民擇吏之詔固已屢下，而司政典獄或非其人。未有以仰副憂勤惻怛之意。臣竊怪之。伏見知溫州章誼奏請於所屬官吏擇其能者易實縣令，已蒙俞允。臣謂此舉誠得選擇之道，且要而易行。唯是典獄之官未聞有以移易為請者。刑憲所加非所宜忽。臣愚欲望聖慈更賜詳酌，明降指揮，令列郡通知應縣令治獄之官，並許以所屬幕職州縣官以下選擇移易，多不理為違闕。其請俸自有等。若州郡所謂供給應移易之人聽從多給，如或郡守有挾私意

妄加移易者，聽監司糾察以聞。庶幾吏知嚮方，民受實德，無失政濫刑之患。

章誼上奏曰：臣聞古之任吏部也以人，今之任吏部也以法。其任在人，故銓量品藻升黜進退，在提衡者而已。有司無可執之文也。其任在法，則功罪能否賞罰，最各有程度。有司便文守據，毫釐不敢差也。夫以便文守據之有司當四選並進之文武，而典籍散亡，法令不立。省門旦開，訴牒盈几。長貳郎曹據案執視，終無法令可以折中。於是胥吏序進，各售其私。廢置在其筆端，可否出其唇吻。搢紳士大夫弱者俛首而不敢辯，強者忿詈而不能屈。富者苞苴賂遺，造請囑託，而喪其廉耻。貧者困辱摧折，飢寒留滯，而無以自進。官以貴遷，政以賄成，非所以尊朝廷而風天下也。吏部既已難進如此，是以文士輻輳於宰司，武人接跡於樞府。下至莞庫游徼之微，率在朝廷除授之

目豈天下之士不樂平進。而固為此紛紛哉。誠有以毆之也。願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。與夫一司專用之法。兼以前後續降指揮分為敕令格式。自成一書。委官雕印立直給售。如此則士子有進身之階。銓曹有可守之法。姦吏無舞文之弊。四方萬里百執事之人。知陛下待遇之意。聞風自勵矣。

誼又上奏曰。臣近者曾奏乞編類吏部四選勅令格式。以幸多士。伏蒙睿斷特賜施行。中外搢紳無不欣戴。今聞書成有日。將遂頒印。臣復體問得自來吏部雖有法案。止是承受續降指揮。與夫劄勅之類。其於本部職事。鋪引條例。蓋無與也。尚書侍郎郎官未必盡習法令。當其可否與奪之際。唯本選主令是聽。一有疑似法案。辭非其任。無所稽考。今欲乞專置法司。優其廩給。嚴其罪賞。使掌四選之法。本選所不能決者。聽委法司。鋪敘條格。然後長貳據法與奪。如此則本選

人吏不得專為輕重矣。所謂許首原之弊者。吏部注官出闕。關陞磨勘。給據告示。行遣非一。雖今來法令明具。而人吏情有好惡。睚眦之間。動輒沮格。搢紳之士。不免投牒自訴。長貳方將繩按。而首狀出於懷袖矣。今欲乞有過自首者。雖原其罰。金受杖之責。而書其罪由。計為一犯。其時名次補授。皆視罪罰之多寡。以為任事之殿最。十罰以上。重者停替降。輕者展年出。如此則人人自愛。無敢玩法矣。如臣所陳。仰當聖意。即乞降付有司討論立法。不勝天下之幸。

誼又上奏曰。臣竊見越州秦觀察判官楊憲。未有替人。本州踏逐到迪功郎張晟。乞充前件差遣。奉聖旨。特令吏部與差。臣伏詳選人階官有七。其注擬各有等差。迪功郎到部。正許就判司簿尉。自備職郎而上。許就知令錄。自從事郎而上。許就推判官。仰惟祖宗銓曹之法。不可易也。其於積日累月。程事計功。使朝廷名位不可驟取。士子致

身不容冒進等級分明。而堂陞增峻矣。政和執政用事之臣。敗亂法度。分曹建掾。以朝議朝請大夫為工兵曹。而以迪功郎為士戶曹。直居其上。官制隳紊。位著蕪雜。士人越法犯分。干請無已。今方痛革前日之弊。豈容特徇越州所請。而亂祖宗銓曹之法哉。如張晟才能學。行誠有過人。則朝廷別加任擢。無所不可。如越州許辟幕屬。則當求應格官吏。以充此選。至於吏部格法。州郡官。且伏望聖斷。申嚴舊制。共加遵守。不勝天下之幸。

詔又上奏曰。臣伏見朝廷近者多收吏部員闕。以充堂除之選。凡知通僉判知縣縣尉。無非三省除授。其在吏部者。判司丞簿而已。諸路帥司。又復辟舉吏部員闕。幾盡矣。士大夫積資累考。闕陞知通。與夫京朝官之任知縣者。無執政侍從之援。則唯縣丞是任。國家全盛時。府郡知通之堂除者。共不過百員。而寺監丞簿。悉由吏部注擬。士人

循守分義。自度材力所堪。按格而求之吏部。其應選者。日益自勵。礙格者。無所怨尤。其文學行義材能政事。卓然有聞。則朝廷取其尤異者。乃在堂除之列。今則不然。內非堂除。外非辟舉。則職任無從而得。賢否混并。資格盡廢。長奔競之風。抑廉退之節。寒峻之士。願就銓曹。求一遠闕。而不可得。巧宦之人。已有除授。未厭所懷。而不肯之官。監當者。悉為親民親民者。必求知通。朝廷幾務方多。自不暇給。安得人厭其欲哉。願詔執政。稍稽舊制。盡會諸路員闕。若干為堂除。若干歸之吏部。嚴辟舉之科。重除授之選。庶幾養成士子靖恭之操。以副陛下仄席之求。

詔又上奏曰。臣聞堯舜以知人為難。孔子以方人為不暇。是以義易之。設六辭。莊周之論九證。蓋難之也。仰惟祖宗以來。取材拔士。慎重其選。其於有官君子。不敢定賢否於俄頃之間。而必考之以歲月之

久。一郡委之守倅。一路委之監司。隨材薦舉。改官縣令。率有常格。二之趨事赴功。涵養淵源。暗然而日彰。與夫浮躁貪偽。有人則作。無人則輟者。皆不得而隱。規模宏遠矣。近自江淮九路發運之罷。而薦舉之格移之於都運。都運復罷。而移之於淮南提點官。士之得薦者。十去七八矣。自武臣提刑之罷。而薦舉之格移之於文臣。文臣提刑不敢專用薦格。而士之得舉者。十去五六矣。陛下當此艱難之時。求賢如不及。而士之脩其職業。行義以履平進之塗者。難於昔日。是豈本朝貪賢之意哉。臣因此詳定吏部薦舉格法。得此二事。伏望睿慈。付之外廷。俾均其數。以委郡守監司。各許薦舉。則得人之路自茲廣矣。詎又上奏曰。臣伏觀今日多故之時。非得人材。無與共成事功。而搢紳介冑之間。懷抱器能之士。不因薦舉。則無路自達。祖宗全盛時。間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。天子常稱制詔策問于廷。號為制舉。其

未仕者有文武兩科。進士生徒之選。其入仕之後。亦有薦對宏辭學官之召。人可自奮。今唯進士一科。其餘未及。循舉。方知前日求才之路。殆恐未廣。漢以數路得人。唐以科目取士。具載方冊。度今可行。如博通墳典。達於教化。軍謀宏遠。堪任將帥。詳明政術。可以理人。與夫洞明韜略。翹關負重。言辭辨正。書判拔萃之科。皆可以網羅俊乂。共濟艱難。如蒙明詔。有司設為程度。傳示四方。歲一薦舉。使有為之士。曉然知聖主招徠獎進之意。則傑才偉人。咸萃大朝。恢復之效。可坐而致。臣愚無知冒昧。自竭不勝惶懼之至。謹錄奏聞。

殿中侍御史鄭剛中上奏曰。檢准貢舉法。試院官考試進士。不滿三百人。二員。五百人。四員。每增五百人。添一員。至七員止。伏見兩浙轉運司。覓置院差官引試進士。取到本司狀稱。今歲合赴試約計一千餘人。又取到本司前舉赴試人數。計六百五十四人。差過考試官四

負點檢試卷官二員。今舉且作一千二百人赴試。比之前舉計添七百餘人。若差官至七員止。則可添試官一員。是以一人之力。增前舉二千卷之多也。竊詳士子三歲一試。全在有司精明。去留詳允。故績學能文者不至有淹冒之嘆。苟考官目力不逮。試卷沓來。心志既疲。工拙交進。眩然不知朱墨之可施。如是而曰不遺士者。未之有也。欲望朝廷下本司契勘。如就試委及千人以上。許通差試官一十員。仍精選文藝有稱者充。場屋費用。必不因三人而大有增損。庶幾考校得人。上副朝廷樂育成就之意。

吏部尚書劉才邵上劄子曰。虞舜躬濬哲之資。明黜陟之法。以臨照百官。小大之才。宜無不察。至於命九官咨詢于下。當時之臣。更相稱譽。因舉而用之。遂能代天工。熙庶績。垂衣拱手。坐收無為之功。則求賢之效。豈不盛哉。恭惟陛下聰明睿智。出於天縱。群臣能否。灼見不

疑。然睿意勤勤。思所以廣求賢之路。凡侍從之臣。受命之初。各得舉所知。以自代。虞舜用心。無以復加。臣愚欲望聖慈。特降睿旨。凡所舉之人。已經試用者。時加考覈。其有績効顯著。或不如所舉。因加勸沮。庶進賢者有以顯其能。謬舉者無所逃其責。以仰稱求賢如不及之意。不勝至願。

才邵又上劄子曰。臣竊惟朝廷設銓試之法。以待出官之人。各隨所長。場數不一。其間試之以刑統義。欲以觀其知法律之意。試之以時議。欲以觀其達古今之變。皆學以從政者。所以盡心。故以是待之。蓋將求實用之才。非徒校工拙於文詞之間也。然自來試題。往往於刑統。則專取詞句分明。而未嘗及於罪法之輕重。於時議。則泛用經史事迹。而未嘗近於時務之利害。誠皆如此。則後來者惟文詞之習。其何以仰稱設科選材之意乎。臣區區愚見。欲望聖慈。申命攸司。立為

定式。凡銓試出題。於刑統義必兼以罪法之疑似。於時議必參以時務之因革。使之各隨所見。得售所長。則其從政也。將見有以允協獄情。通曉世變。其為益也。豈小補哉。

虞允文上言曰。臣竊謂士以多才起當世之名。亦以虛名起斯民之既不可不察也。蓋士倚其才。發而為文章。為語言。為政事。莫不粲然可觀。聳然可聽。井井然皆可用。而學之不深。養之不厚。以文章名者。流而為輕浮。以言語名者。流而為巧偽。以政事名者。流而為苛刻。朋比狎習。知賈其道。而不知所以守道。知充其欲。而不知所以窒欲。凡一云為務。在求合希進。而上之人亦循其文章。語言。政事之名。薦之用之。而不察輕浮巧偽苛刻之既其民者。至深至隱也。臣嘗觀太宗皇帝詔書有云。士大夫浮薄者多。宜行戒勸。又云。如斯巧偽。必真嚴刑。又云。惠愛臨民。乃可書為勞績。丁寧訓告之意。皆所以揅其蔽而作

成之。故端拱淳化之間。士皆以敦重誠懇仁厚為本。齊效晉勸。時雍和。幾與唐虞三代同風。臣愚欲望陛下明詔中外。大有以清其流。自監司守臣一章之薦。一闕之辟。推而上之。至於朝廷。凡士以文章進者。必抑其輕浮。以言語進者。必黜其巧偽。以政事進者。必去其苛刻。而陛下於陟降之際。時出動化之方。而用之。臣以為不數年間。士皆以其惡習以就成材。可以任重而致遠。得時得位。必流為百姓盛福。祖宗基圖。所以深根固蒂者。無切於此。惟陛下留神省察。允文又言曰。臣竊惟陛下以濬哲上聖之姿。撫太平中興之運。伏自親攬權綱。以來。用一公道。頓八紘。而奄有之。臣以為公道之在天下。猶人身之有元氣也。元氣固於內。而使一手足或廢折於外。豈不亦甚可惜哉。蜀去朝廷萬里。陛下憂其民之失業。而人材之或遺也。凡郡守之有治効。既詔帥臣監司薦之。因其薦而遷秩。得貼職擢為監

司者有矣。縣令之有治効。又詔帥臣監司郡守薦之。因其薦而為大藩通判。諸臺幕屬者有矣。尚慮德意之不孚。天下之材未衆建也。併詔諸路帥臣監司。明薦之為郡太守。而不次擢用者有矣。是三者陛下之心一於民也。然而被薦之人。或徇於勢力而得之。或牽於私昵而得之。或嬖於親朋僚屬而得之。故昏若毛者廢事貪鄙者黷貨殘暴不恤者虐刑。偃然恃其知己當本道之權。無復忌憚。而民益病矣。善論議者謂陛下以公道付帥臣監司郡守。而帥臣監司郡守不以公道報陛下也。臣實憤之。臣愚欲望睿慈下。臣章有司。參立定制。以革其弊。凡人材之預歲薦者。必使隨奏赴都堂審察。如所薦得令然後以今所立之格。自監司至幕府。隨其才而用之。間有卓異之才。大臣又因得以聞於陛下。而顯擢之。苟所薦非人。坐其同上之罰。如此則授受之間。不敢有所私。而公道行於四方。真才實能。在位在服。元元赤子咸得

以被仁天子愛育惠懷之意矣。

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奏曰。臣聞鮑宣言於漢曰。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。今除一吏而衆皆惑。古刑人尚服。今賞人反惑。言當時為政者其心不公。其法不一。而無以厭塞天下之望也。陛下以前者仕塗猥冗。濫進者多。其取名器。類皆廝役之流。故慨然詔有司立討論之目。凡以不道而補官。遷秩者。皆論如律。天下孰不以為冥然此法止行於吏部。而堂除之人。則一切置而不問。是使孤寒推鈍者。獨廢其終身。凡稍黠而有援者。巧騰捷出於法度之外。而僥冒自如也。此豈聖朝行於天下畫一之公法乎。臣愚欲乞應今後堂除。又並先取會吏部有無干礙討論事件。如涉討論。即依條改正。合除官則除官。庶幾法令不偏。小人退聽。無使天下紛紛謂朝廷私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。臣近具奏願陛下兼收天下之才而並用之。

無內外彼此之間。自然明黨之名派。而異同之論熄。人知尊君親上。而風俗以厚。誠治道之本也。然天下之才陛下深居九重。亦安得而盡知之。雖執政大臣有所不知。而况陛下乎。臣竊考祖宗之時。嘗數詔近臣尚書翰林學士至給舍等。各薦舉人材。省部諸郎亦間許一人共舉一人。節度使留後觀察使每各舉二人。防禦團練使刺史亦許舉一人。則知所搜訪廣矣。淳化五年。蓋嘗詔宰相呂蒙正等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。至道二年。又詔宰相張齊賢等各舉曉錢穀朝官二人。蒙正嘗奏曰。臣備位宰相。可以進退百官。今獨一二人是天下隘也。太宗不聽。遽詔史館檢討故實。謂蒙正曰。虞丘子舉孫叔敖。狄仁傑自薦其子光嗣。何謂無此蒙正於是奉詔。臣竊以謂太宗豈不知人。主論一相宰相進退百官之說。殆欲示至公於天下。消黨與之疑於冥冥之中。是故所以愛護大臣之意也。陛下倘以臣

言為可採。願遵祖宗故事。詔中外各舉所知。時加親擢。則庶寮無附下之嫌。大臣免招擢之謗。而海內亦莫不歸心於陛下矣。豈不超然吏部侍郎洪遵上奏曰。臣竊見川蜀士人。水陸萬里。來奉廷對。其意皆欲即日霑恩。歸榮鄉黨。而科第在五甲者。法當守選。必俟銓試中格。乃許調官。一復蹉跌。則有踰歲旅食之憂。臣視諸銓曹有川蜀百五十餘。而留待黃甲者。不過數十。累舉以來。川人賜同進士出身者。例控告朝廷。皆得免試。擬注實惠及人。士子感泣。唯是二廣士人。經涉炎瘴。遠者數千里。群試南宮。每舉登第。率不過三兩人。其入五甲者。亦須候銓試注授。獨不得與蜀士為比。情實可矜。至於海南四州。遠涉鯨波。遐陬聞見不廣。類多下第。及其垂老。特恩幸而得文學以上。又必俟郊霈。方許入官。空行空反。尤為可念。臣愚欲望聖慈。令有司看詳著為定令。自今舉為始。川廣進士中第。法當銓試者。並候黃甲

集注畢。以餘闕差擬。其海南特奏名人當銓試者與免試。當候赦者與放選。入五等者亦乞特與出官一次。庶幾遠方寒士皆獲寸進。無有留滯棲遲之嘆。以副陛下不忘遠之意。

遵又上奏曰。臣竊惟薦舉之制。祖宗所以均齊天下之至權。行之百年。講若畫一。雖不能免於賢愚同升之弊。然薦負有五人。之限。考績有六年之拘。有力者不得亟進而驟遷。而中庸寒人亦可指日以望進。至公至平。萬世不可易也。而比年以來。監司郡守不能皆以體國首公為心。懦者迫關請。貪者通賂餽。閱於定負。無以塞責。章交公車。敢為詭譎。而書吏又以謝錢多寡。陰寄姦蠹。不惟愆期。生事有悞選人。而銓曹文書。渺若煙海。偽謬百出。無所覆按。實為有司大患。臣恭親近降指揮。今後如有重疊奏舉。令吏部具名劾奏。有以見陛下仁明天日臨臨。灼見其弊。臣濫貳天官。恭承睿訓。晨興晏罷。惟以察姦托

弊為急。期使士大夫少追滯淹之歎。然則舉削之弊。其可置而不問乎。請以近事為陛下別白言之。有同時一章。而巧為兩讀。並至而不疑者。有歲薦五人。而發奏削至以十數。而不止者。有當發職官。而詐為京狀者。有只係常調。而詭稱職司者。有轉運雙負。交承各異。而南廳北廳。妄行撓補者。有上下半年月日有限。而先時後時了無忌憚者。有被舉之人。見存而假稱事故奪而之他者。有經隔數年。而冒作交代。即行補發者。若此之類。不可殫舉。臣愚欲望聖慈。特賜睿旨。今後奏舉。輒有冒偽不實。如前所陳。許令本部具姓名。事由劾奏。乞從朝廷取旨懲責。書奏之吏。亦各隨所犯。斷罪勒罷。庶幾選人到部。不至臨期失望。官吏知有所畏。無敢飾偽以罔公上。亦可以助陛下謹守祖宗成憲之一端也。

孝宗乾道六年。周必大上言曰。臣竊見在法選人。會歷一任。方注縣

丞有舉主關陞改官。方得為邑重民事也。今初官為尉。偶獲強盜七人。不待滿考。便可改秩。其間未經任者。雖注監當。亦理親民。資序。又有徑為邑者。則是擇令輕於擇丞。臣竊以為過矣。異時以東河北之盜。類皆桀黠。果其徒不繁。而能橫行於州縣。賞格之重。或以示勸。今江湖閩廣。山長谷荒。無知之民。春夏歸農。秋冬散。剽所在有之。藉合為尉者。勇能執俘。藝可奪稍。猶於邑政未遽習也。况弓兵格鬪。而獲司獄。傳會而奏。其弊尚多。若不稍加釐正。臣懼子產有傷。割學製之譏也。願詔有司。具為令。應縣尉獲賊。當改官者。吏部先給公板。候應任及六考以上。方許收使。彼既無營求舉將之勞。而考第稍多。免初等細轉之迂。名緩其期。實厚其賞。所貴稍更民事。不至政學。七年必大權禮部侍郎上言曰。臣聞政有似緩而實急者。科舉是也。夫以士子一日之長。而欲驗其終身之事業。疑若迂闊矣。然昔人賦

有物混成。及金在鎔。而識者遂以公輔期之。蓋有學。有文。形於筆端。決非閭茸之士。而骫骳剽竊者。必常才也。本朝取人。雖曰數路。然大要以進士為先。陛下篤意人才。士之求試于有司者。日益衆。惟是三歲發解。凡州縣官。苟有出身。不問才否。例差考試。其間富於學識。固不乏人。亦有工聲律者。未必通經。習經術者。未必能賦。或學殖不豐。憚於六體。或久去場屋。忘其舊業。命題發策。往往顛倒事實。皆違義理。故當校藝之際。則平凡者。格優異者。斥。至使真才實學。壹鬱而不伸。庸人假儒僥倖。而濫中。非所以崇雅黜浮。勸勤抑惰。羅英俊育人材也。茲事體大。臣心知其弊。而未敢輕為之說。願下此章於學官。俾之博詢諸生。條上利害。然後命廷臣雜議。而詳處其當。斷自後舉行之。非特於學者甚惠。抑庶幾名臣輩出。如祖宗盛時。於以助陛下之大有為。不亦善乎。

必大又上言曰。臣聞知人則哲。帝猶難之。然所以能官人者。舉得其要故也。舜問疇。若予工。滿朝專以垂對。又問疇作朕唐。滿朝皆曰。益可。上不泛問。下不泛應。是故所取必合衆論。所用必稱厥職。不亦簡而易行。敏而有功也歟。本朝太平興國六年。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十一人。於常參官內。各舉堪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者一人。淳化三年。又命宰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尚書丞郎兩省給諫以上。各舉一人。是亦唐虞之遺法也。仰惟陛下。急於圖治。勞於求賢。乃者嘗詔監司臧否守令矣。略計諸路所薦。無慮數百。繼命侍從臺諫。設四條薦士矣。合在廷所舉。又百餘人。既不可以悉褒。而盡用。不過召見一。隨才獎擢。其餘則籍記姓名於中書而已。後有任使。又將他求。烏足以副陛下為官擇人之意哉。臣愚欲望聖慈。遠稽前代。近法祖宗。邁內外要劇官。闕復行雜舉之制。假令辦其事。須其才。則詔公卿各舉資任相當。堪此委寄者一人。然後取衆所共稱者而用之。其利將有四焉。合廷臣之意。不患於不公。一也。採衆人之論。不患於不精。二也。遇闕而亟求。則囑託之私絕。三也。既舉而必用。則虛文之弊革。四也。惟陛下留神財幸。

淳熙三年。必大為兵部侍郎。上奏曰。伏準御筆。凡監司郡守。欲盡加精選。但恐才能應選者少。而資格合入者多。如此。則又有淹滯之歎。二者當如何哉。卿等可議來上。臣等聞古者為民設官。為官擇人。故凡監司郡守。皆當選才能而任之。不當專以資格為限也。然知人之難。今昔通患。非親非舊。遺佚者多。於是設為資格。將以杜私門而開公道。若在上者推而行之。不膠於迹。則可以得更練民事。習知政體之人。布在諸道。而僥求躁進資淺望輕者。不可得而至矣。及其弊也。中下之才。積日累月。應階而進。至於姦利暴著。不可掩覆。乃遭按治。

其他庸鄙貪吝之人。往往幸免。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。且取蠹賊布之郡國也。其可乎。觀本朝舊法。改官後兩任關陞。通判兩任關陞。知州。知州兩任。即理提刑。資序。此一定之格也。及除授之際。則有以知縣。資序人隔兩等。而作州者。所謂權發遣者是也。有以通判。資序人隔一等為之者。所謂權知是也。上而提轉亦皆如此。蓋隔等而授。是擇才能也。結銜有差。是參用資格也。今誠得才能。資格俱應者。而用之。固無以加。其次則擇第二任知縣。以上有課績者。許其作郡。又擇初任通判以上。許其作監司。第二任通判以上。許其作職司。於資格則稍寬。於才能則加詳。庶幾人法並用。民被實惠。其或資任雖高。才能無取者。自依近制。或畀祠祿。或慶以參議。通判尚何淹滯之歎哉。雖然。人主深居九重。輔相助理萬機。耳目所及。或未能周知天下之才。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使。猶未盡得人。况三百餘州。安得

刺史皆稱其職。此薦舉之法。所以自古不可廢。而陸贄所以有臺省長官各舉其屬。著名詔書。異日考其殿最。并以升黜舉者之論也。今侍從臺諫兩省。皆天子之所識擢。以自助者也。不助人主求才。安所事乎。若令於知縣。資序以上。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。於通判。資序以上。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。仍用漢朝雜舉之制。明言有何政績。有何才術。或共為一奏。或各為之。三省詳加察焉。除朝廷自用人外。所舉果才也。果能也。有闕則以次除授。否則置之。縱未盡善。蓋亦十得六七矣。或曰。今薦舉之法。弊矣。有請託。有奔競。烏在其得才能乎。曰。天子之於侍從臺諫兩省。不薄矣。使其不自愛。至於容私。何所逃罪。故臣等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。嚴為之法。惟陛下留神采擇。四年。必大又上奏曰。臣聞舉尔所知。仲尼明訓。以其為主。孟子格言。夫以監司郡守五人而薦一士。則其可信固亦無疑。其如閱時浸久。

流弊非一。賢愚同滯。取舍不公。方當總覈之朝。所宜留意於此。故此者載嚴實跡之令。期革虛文之弊。然非在上位者。以體國為念。以引類為心。則杞梓良材。或沈澗壑。駕駟下駟。反被服乘。豈惟無益為害大矣。臣愚欲望聖慈。申飭監司郡守。凡舉所部官。必精加選擇。得其人。則被以上賞。非其人。則坐以謬舉。使濟濟多士。列于王官。備異時之器使。不亦善乎。

必大改吏部侍郎。又上奏曰。臣聞法本無弊。推而行之。非其人。弊則隨之。自堯舜以來。蓋莫難於知人。既非聲音笑貌所能求。又非閱閱課試所能盡。其可常行者。不過薦舉而已。今夫選人。改秩之後。外可以馴致守倅監司。內可以躡登臺省寺監。此本朝之所遴擇。陛下之所留意者也。今每歲雖有定員。而賢否未免雜進。舉詞雖用實迹。而是非亦或難辨。其間營求屬託。巧奪力取。固亦有之。比歲事為之制。曲

為之防。非不詳矣。而法出姦生。令下詐起。者衆人之所趨。勢不能遏也。上下通知其弊。顧未有以易之。臣謂法令中明有連坐之文。而其奏牘亦云。甘當同罪。然曠歲踰時。未聞有所懲治也。今莫若申嚴此制。務在必行。其制既嚴。其選必遴。縱未能盡得俊傑之士。比之泛然而取。則有間矣。昔治平間。英宗方倚樞密直學士李參知秦州。會所舉人坐贓。特命奪官。夫以守邊之臣。宣勞於國。猶且不廢。絀罰。况餘人乎。此亦揀弊之要道也。

淳熙中。袁詵友上言曰。臣仰惟陛下踐祚以來。留意人物。急賢選能。惟恐不及。或命侍從之臣。隨才公舉。或命監司郡守。歲舉所知。一有上聞。以次收用。蓋欲多士濟濟。輔成治功。四海之士。皆知砥厲激昂。求以上副公朝崇獎之寵。惟是未聞詔盼郡國。搜舉逸民。示國之表儀。新天下之觀聽。如前代故事者。要亦似為闕文也。臣茲者恭遇陛

下祇適舊章。肇稱誌祀。對越天地。均釐寰海。旁流祭澤。行慶大賚。於是乎渙發明詔。訪舉逸民。使天下歸心。野無遺逸。厥今實其時也。臣恭惟藝祖皇帝之召王昭。素真宗皇帝之召种放。二人者。皆時逸民。一登周行。士所歆慕。而化民成俗。興治起功。賢才稟征。悉基於此。蓋已然之明驗也。方今天下又安。文物隆盛。山林巖谷之下。殖學蘊德。懷才抱智。而不求聞達。不事科目者。固豈乏人哉。臣愚欲望聖慈。遵祖宗之舊憲。念逸民之見晚。如所謂淹貫經史。學業有用。博通今古。明達世務。節行峻潔。識量高遠。負才宏大。有志經綸。凡是四目。皆推重鄉里。不求聞達。不事科目者。願於大禮慶成之日。明降德音。命帥臣監司。同加搜訪。詳為考察。照所立四目。毋路共舉一人。仍具所舉人事實。連銜結罪保明。限一季。具有無聞。奏即不得以常才非隱逸者。備數然後下之三省。再加審究。如所舉不妄。即賜召用以風屬四

方。鼓舞人物。仰當陛下對天交神之初。錄福錫民之意。實天下厚幸。說友又上言曰。臣竊惟今日之法。其掣然當於人心。不可一日而易者。銓試是已。苟非已銓而中。雖有以恩例而進。以特旨而免。然朝廷必不敢除。給舍必不敢書。吏部必不敢擬。行之甚公。持之甚力。無有一幸免者。誠可謂良法矣。而近年以來。法出姦生。弊倖紛起。徒知銓試之法。可以律任子。而不知試闈之弊。反有甚於不銓而仕者。歲復一歲。姦計百出。臣請得而詳言之。今一歲則一銓。銓者不下三百人。自試闈法嚴之初。子弟來試。其才否雖不同。同於自試其文。無它說也。試闈浸寬。乃始有以賄賂預結。同試之能文者。約以酬勞之直。定以綴榜之數。復囑巡察之吏。使之場中寬其伺察。然後能者以代不能。小則口傳。大則授草。甚則易卷。此固已可嫉矣。今大不然。則又甚於此者。自數年來。專以厚賂內外。囑託異鄉無圖之士。則預謀壘攬。

如罔市利。諸郡報榜之徒。則與之尋囑。若以同置局。內則試題甫出。密傳於外。急如星馳。外則同謀士人。得題共作。尋復傳入。出入之路。或由金口門。或自墻穴入。或由水筒進。或雜於食物之內。或隱於瓶盎之下。姦計萬狀。未易殫舉。夫能使試題之出於外。與文字之復于內者。此非上下相交受賂。脉絡貫穿。彼此一律。安能往來蒙蔽。如風雨鬼神之迅速哉。且場屋所恃者。門有監官。官有巡案。巡有邏卒。又皆各有兵吏。互相察視。惟其一以賄賂。悉美衆口。交傳往復。如臂使指。歲歲為例。各有定價。舉一人之銓。而幸中者。凡捐金千緡。使朝廷良法美意。無復可恃。而子弟之果於脩學者。不得而自見。其庸繆多貲者。不復脩習。惟以賄賂而逞前列。珉玉弗辨。才否混般。大非國家程。能審官之意。今來已引銓試。所有關防禁戒之策。自即已是不及。臣愚欲望睿斷。深鑒上件情弊。俟今來銓試。勝出。如試中人。應參部目。

先於吏部尚書廳。簾試一次。經義人試小經一道。詩賦人試省題詩一首。長貳臨時於六部郎官內。不測輪點。有出身人一員。赴尚書廳出題。簾試。仍以簾試卷與銓試卷。辨驗字跡。有無同異。其紕繆全不成文。與字畫兩體者。取旨黜落。庶幾今歲先革代筆冒濫之弊。

貼黃。臣所陳上件銓闈情弊。今雖銓試已畢。它日豈宜不行措置。欲望朝廷下吏部長貳。俾之共議。關防禁戒之策。何前日易於約束。而今日乃略不敗露。湏究其由。得其要領。務貴詳盡。期於大革前弊。開具聞奏。施行。庶幾自來歲以往。便能剗剔姦弊。一新觀聽。亦教化習俗之所繫也。併乞施行。寔天下幸甚。

說友又上言曰。臣竊惟國家取士之道。條約最密。沿隋唐之舊制。以進士為首。迄于今日。大抵先辟華而略行實。要未能盡無遺材之歎。臣嘗觀三代兩漢。其取士之法。甚要。而得人之効。後世莫及。蓋其專

求行實而務於可用。故凡任君之事者。皆純厚而堅正。洪毅而該敏。足以任重致遠。振舉百職。風俗渾厚。治道粹美。較之隋唐。雖法之詳略不同。而所得之才。固異矣。今朝廷取士。惟進士之科最大。自進士外。雖有賢良一科。又不可以數致。率皆純用文辭。為去取。而於行實則所不問。陛下求用實材。實行之時。若取士之路。祇專於文辭。而不兼求行實。臣恐未免遺遺也。今天下巖穴草茅間。固有為鄉里所推。懷才抱德。行實純懋。或志節慷慨。操履剛正。或學識該洽。智略詳敏。或其才可以治民。或知兵可以制敵。凡此類者。往往多以場屋一日之程。少乖時好。蹭蹬弗偶。進士之外。它無可進之路。而賢良之科。又非人人所能應選。遂至老於場屋。有終身浪沒而不少露者。因墮廢食。可不為聖時惜哉。臣愚欲望睿斷。以實才實行為急務。特盼明詔。令諸郡詳加搜訪。嚴為取予。各薦如前所陳實材一人。大郡二人。

願本州鄉黨眾所推信。知通保明。申監司。監司盡公體國。不得少徇私意。廣行物色。見得某人實應上項條目。然後以名來上。命宰執臺諫。後省視其所以。果見可用。令召試學士院。量人材以授官爵。漸次擢用。若所舉不實。並行黜罰。或果得人。優與推賞。若一郡得一實材。則終歲之間。可得數百人。或僻遠小郡。無人可薦。及它郡偶未有人。皆毋強以必舉。將見實才輩出。萃於朝廷。緩急之時。足以立事。誠為國之大務也。惟陛下深切留意而亟行之。天下幸甚。

貼黃。議者或以方此官冗。恐難更立表薦之目。臣竊見進納入流官。多是無所知識之人。又皆不曾銓試。祇為州縣之累。乞降睿旨。權罷進納。其進納已未出官人。並要銓試。中選訖。方許授。其已到任者。候滿罷日。亦俟銓試。中選方許參部。其已授授而未到任者。亦先赴銓試。中選訖。方許到任。若闕到一年。而試未

中選者。並以違年法。庶幾澄此雜流。以容實材之薦。其得失相去萬萬矣。併乞睿照。

知信州趙汝愚上奏曰。臣聞古者諸侯貢士。一遣謂之好德。再遣謂之賢賢。三遣謂之有功。天子賜之車服弓矢。以彰異數。國家之制。監司郡守以郡縣多寡。歲得各舉所部吏。古之制也。其法縣令若職官。須三人以上。同舉舉京官者。又加二人。所以絕阿私。示公路也。然大音不合於衆耳。至味難調於衆口。必待一時監司郡守。皆知其賢。其間又不為權勢所奪。每患其不齊矣。於是守道自信。不求聞達之士。陸沉於下僚。露才揚已。汲汲於仕進者。干託請謁。無所不至。風俗大弊。莫可救藥。臣愚欲望聖慈。詔許監司郡守。謹擇所部。奇才異行之人。聽以任滿合舉五人之數。併舉京官一人。不滿五人者。任滿亦聽舉一人。舉縣令職官亦如之。苟無其人。則從舊法。如此。則所謂守道

自信。不求聞達之士。或為知己用。而舉不以實之罪可行也。庶幾崇尚廉隅。俗日歸厚。天下幸甚。

汝愚又上奏曰。臣聞取才貴廣。用才貴精。譬夫取牛山之木。以供匠石之求。則方圓曲直。不勝其用。乃若執東門之式。用以求馬。則雖空冀北之野。蓋無馬矣。臣伏觀國家內外。湏才而每有不足之歎者。豈非蓄養之無素。而選用之際。容有未精耶。然其致弊之由。要非一旦之積。為今之計。則莫若稍嚴職事官之選。蓋數年之後。外而郡守監司。內而卿監侍從。率皆取諸此也。至於廣招徠之路。絕朋比之嫌。則莫若用故事。令侍從兩省臺諫。各舉所知若干人。湏才行兼備。而未經擢用者。陛下以其姓名。悉付中書籍記。候職事官有關。則選諸所表。以次用之。其有不如所舉。則坐以謬舉之罪。庶幾寒峻並用。官得其人。若夫作成之道。勸獎之方。則惟陛下留神幸甚。

汝愚又上奏曰。臣伏觀近降指揮。應薦舉官。並須指陳事實。不得徒飾虛詞。如或違戾。令吏部不得放行。此誠陛下責實之先務。不可不致嚴者也。然而號令之初。體式未具。上下疑慮。不知所承。或謂察以所居之官。或謂考其平生之行。人之情性。靜躁不同。至於職業繁簡。亦異。所患士無常守。咸事作為。務悅見聞。迺相夸尚。譎詐矯激。無所不至矣。臣愚欲望明詔有司。詳定格式。頒示于四方。或止依倣司馬光十科之制。各以所長論薦。朝廷隨才任使。自無虛詞溢美之弊。如蒙聖慈俯賜俞允。仍乞自今年下半年為始。

汝愚由集英殿脩撰帥福建。又上疏曰。臣照對今日員多闕少。一官至數人共之。如海口鎮係京官窠闕。見任人任擬。今過滿一年餘。尚無人願受。以此可見歲額難辦事理。灼然伏乞睿照。

一照對本州今次科場所納家保狀計一萬六千餘人。他州軍未

有其比。而解額只六十二人。係二百七十方解一人。場屋之內。寧免遺才。緣此士人遇大比年。分流溢散。漫或聚都城。或趨他路。陳乞附試。干覓漕牒。甚者久棄親養。抵冒鄉貫。偽濫之事。種種有之。朝廷前後約束。非不諄切。而習俗相誕。未能自反。臣詢究士風。大抵地隘人衆。戶多業儒。進身之途。既難奔競之心。愈切。雖誠可罪。亦在可憐。臣竊見本州自崇寧三舍法行。歲貢士二十七人。即係三年共貢八十一人。及罷舍法行。科舉本州始定。解名六十人。至紹興二十六年。因罷流寓試。續添二名。共成六十二名。然罷舍法之初。當時就試人數。大率不過三四千人。今六十年間。累舉增加人數。已逾五倍。而解名尚仍舊貫。竊聞今來又不放行附試。即臨時奔還本貫就試。人數轉多。欲乞朝廷特賜矜念。一方士子之衆。與依崇寧貢額。定取八十一人。雖

近日官冗之患。正務搏節。然約所增解額。將來省試。只添得一名。設使其中收羅得一二。究心學業之人。上可不負朝廷設科之意。下可以慰邦人父老之心。其平日困於馳騫者。因今增添解名之後。或能安分鄉閭。以待至公之舉。風俗漸可歸厚。所補多矣。

一契勘本州科舉之盛。實為天下之冠。然緣人數太多。考校不精。亦甚為害。臣嘗以前舉終場人數計之。一萬五千餘人。通三場共為四萬五千餘卷。試官十員。正使窮日之力。豈容銖銖比較。臣詢之父老。數十年前。就試者人數未多。當時場屋甚為整肅。考官得以盡心。士苟負才學。馳月旦之評者。無不預薦名。故人知力學自重。比年以來。人數不啻數倍。而所取之人。反不如舊。蓋緣玉石相眩。長才實學。往往為庸流所混。且有程多。不曾經

考官之目。而例被沉淪者。誠為可惜。竊惟國家設三歲大比之科。將以網羅賢才。為異日選用之儲也。今迺以人數之多。致去取之際。復不能盡厭士論。豈足以仰副明詔。丁寧郡國之本意哉。兼本州舊有試院。今緣士子眾多。屢行改闢。猶自狹隘。以至通併轉運行司。展移曹職官廨舍。每遇科舉年分。動是數月。上下勞擾。至入場之際。韋布紛然。競欲爭先。深有奔突蹂踐之患。每引試三日。官吏惴惴然。常恐別有疎虞。如所差謄錄人。率用七八百人。併在舊屋數間之中。夜以繼日。不容休息。每舉常有疾病以至死者。其間利害不容殫舉。臣伏見朝廷前此患太學補試之冗。嘗創諸州待補之法。行之兩舉。天下甚以為便。臣今來欲乞於本州。每舉科場年分。預於二月中。通定一日。從本州互差官下。逐縣如武舉法。先行比試一次。率兩人取一名。赴秋

舉謂如一縣千人比試。今先取五百人。則冗雜之流。既以沙汰。而英雋之士。不致漏遺。將來秋試。易為考校。其所取待補人。即乞照累舉體例。通以赴比試。終場人數為額。更不裁減。如蒙朝廷施行。一則可以收拾人才。而真偽不至於混淆。二則可以革去宿弊。而場屋不至於喧雜。三則可以省減有司之費。為一方永久之利。

汝愚制置四川。兼知成都府。又上奏曰。臣伏蒙聖恩。不以臣愚。不肖。付以全蜀軍民之寄。臣自入境。所過夔梓兩路。已備見閭閻窮苦之狀。比至成都。日與士大夫相接。及受接人戶詞狀。又見得利州一路。物輕錢重。民間愈覺艱難。至於沿邊數州之民。又苦差使繁重。惟成都一路。素號繁華。緣自軍興以來。困於支移折變。日朘月削。浸不可支。全賴為守為令者。各以體國愛民為念。服勤職守。加意撫摩。如臣

所見所聞。蓋有尚可議者。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。勤恤民隱。東南諸路。凡守令有政績者。皆許諸司薦舉。省郎臺察多出此途。惟西蜀去朝廷最遠。雖名卿才士。揚歷清要。固不乏人。蓋未聞顯然有以治績蒙薦進者。是以蜀士大夫。類以文藝相高。而於法令最為疎略。雖風俗好尚。容有不同。亦由朝廷所以勸獎作成之道。或有所未至也。臣愚伏望聖慈。下此章戒諭州縣。各使盡心職業。夤奉詔條。如能學道愛人。興隆政化。或奉公潔己。省節財用。或興利除害。可為後法。並許監司論薦。具以實聞。若乃阿黨徇私。所奏不實者。仍許臣覺察。或有賊汙不法。為害一方。而監司守臣互相容庇。不行舉按者。亦許臣具事狀聞奏。庶幾上下相維。小大咸勸。萬里遠民。俱受大賜。

嘉善縣志卷之九
字

